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插图

# 醒世 缘傳



西周生 著

黑龙江出版集团
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下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# 醒世姻缘传



下



西周生 著

黑龙江出版集团  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醒世姻缘传:全2册/(清)西周生著.--哈尔滨:  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,2014.5  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)  
ISBN 978-7-5318-4613-0

I. ①醒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 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4129号

## 醒世姻缘传

---

作 者 西周生  
责任编辑 陈颖杰 于 澜  
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 
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 
邮政编码 150016  
发行电话 (0451) 84270514  
网 址 www.hljscbs.com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20×1020 1/16  
印 张 47.75  
字 数 863千字  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 
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318-4613-0  
定 价 67.00元(上下)

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姻缘传引起   |         | 〇〇一 |
| 第 一 回   | 晁大舍围场射猎 | 〇〇五 |
| 第 二 回   | 晁大舍伤狐致病 | 〇一三 |
| 第 三 回   | 老学究两番托梦 | 〇二〇 |
| 第 四 回   | 童山人胁肩谄笑 | 〇二七 |
| 第 五 回   | 明府行贿典方州 | 〇三五 |
| 第 六 回   | 小珍哥在寓私奴 | 〇四二 |
| 第 七 回   | 老夫人爱子纳娼 | 〇四九 |
| 第 八 回   | 长舌妾狐媚惑主 | 〇五六 |
| 第 九 回   | 匹妇含冤惟自缢 | 〇六六 |
| 第 十 回   | 恃富监生行贿赂 | 〇七四 |
| 第 十 一 回 | 晁大嫂显魂附话 | 〇八二 |
| 第 十 二 回 | 李观察巡行收状 | 〇八九 |
| 第 十 三 回 | 理刑厅成招解审 | 〇九八 |
| 第 十 四 回 | 圉圉中起盖福堂 | 一〇六 |
| 第 十 五 回 | 刻薄人焚林拨草 | 一一二 |
| 第 十 六 回 | 义士必全始全终 | 一一九 |
| 第 十 七 回 | 病疟汉心虚见鬼 | 一二七 |
| 第 十 八 回 | 富家显宦倒提亲 | 一三四 |
| 第 十 九 回 | 大官人智奸匹妇 | 一四一 |
| 第 二 十 回 | 晁大舍回家托梦 | 一五〇 |
| 第二十一回   | 片云僧投胎报德 | 一五九 |
|         | 狐仙姑被箭伤生 |     |
|         | 杨郎中卤莽行医 |     |
|         | 大官人一意投亲 |     |
|         | 施珍哥纵欲崩胎 |     |
|         | 戏子恃权驱吏部 |     |
|         | 晁大舍赴京纳粟 |     |
|         | 大官人弃亲避难 |     |
|         | 昏监生鹬突休妻 |     |
|         | 老嫖报怨狠投词 |     |
|         | 作威县令受苞苴 |     |
|         | 贪酷吏见鬼生疮 |     |
|         | 褚推官执法翻招 |     |
|         | 兵巡道允罪批详 |     |
|         | 死囚牢大开寿宴 |     |
|         | 负义汉反面伤情 |     |
|         | 哲母能知亡知败 |     |
|         | 黥货吏褫职还乡 |     |
|         | 上舍官人双出殡 |     |
|         | 小鸦儿勇割双头 |     |
|         | 徐大尹过路除凶 |     |
|         | 春莺女诞子延宗 |     |



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二回 | 晁宜人分田睦族 | 徐大尹悬扁旌贤 | 一六六 |
| 第二十三回 | 绣江县无儆薄俗 | 明水镇有古淳风 | 一七六 |
| 第二十四回 | 善气世回芳淑景 | 好人天报太平时 | 一八三 |
| 第二十五回 | 薛教授山中占籍 | 狄员外店内联姻 | 一八九 |
| 第二十六回 | 作孽众生填恶贯 | 轻狂物类凿良心 | 一九六 |
| 第二十七回 | 祸患无突如之理 | 鬼神有先泄之机 | 二〇二 |
| 第二十八回 | 关大帝泥胎显圣 | 许真君撮土救人 | 二〇九 |
| 第二十九回 | 冯夷神受符放水 | 六甲将按部巡堤 | 二一六 |
| 第三十回  | 计氏托姑求度脱 | 宝光遇鬼报冤仇 | 二二四 |
| 第三十一回 | 县大夫沿门持钵 | 守钱虏闭户封财 | 二三二 |
| 第三十二回 | 女菩萨贱赍赈饥 | 众乡宦愧心慕义 | 二三九 |
| 第三十三回 | 劣书生厕上修桩 | 程学究棍中遗便 | 二四六 |
| 第三十四回 | 狄义士掘金还主 | 贪乡约婪物消灾 | 二五四 |
| 第三十五回 | 无行生赖墙争馆 | 明县令理枉伸冤 | 二六二 |
| 第三十六回 | 沈节妇操心守志 | 晁孝子割股疗亲 | 二六九 |
| 第三十七回 | 连春元论文择婿 | 孙兰姬爱俊招郎 | 二七七 |
| 第三十八回 | 连举人拟题入彀 | 狄学生唾手游庠 | 二八五 |
| 第三十九回 | 劣秀才天夺其魄 | 忤逆子孽报于亲 | 二九二 |
| 第四十回  | 义方母督临爱子 | 募铜尼备说前因 | 三〇一 |
| 第四十一回 | 陈哥思妓哭亡师 | 魏氏出丧做新妇 | 三〇九 |
| 第四十二回 | 妖狐假恶鬼行凶 | 乡约报村农援例 | 三一六 |
| 第四十三回 | 提牢书办火烧监 | 大辟囚蛭蝉脱壳 | 三二四 |
| 第四十四回 | 梦换心方成恶妇 | 听撒帐早是痴郎 | 三三〇 |
| 第四十五回 | 薛素姐酒醉疏防 | 狄希陈乘机取鼎 | 三三九 |
| 第四十六回 | 徐宗师岁考东昌 | 邢中丞赐环北部 | 三四六 |
| 第四十七回 | 因诈钱牛栏认犊 | 为剪恶犀烛降魔 | 三五四 |
| 第四十八回 | 不贤妇逆姑殴婿 | 护短母吃脚遭拳 | 三六一 |
| 第四十九回 | 小秀才毕姻恋母 | 老夫人含饴弄孙 | 三六八 |
| 第五十回  | 狄贡士换钱遇旧 | 臧主簿瞎话欺人 | 三七六 |
| 第五十一回 | 程犯人釜鱼漏网 | 施囚妇狡免投罗 | 三八三 |
| 第五十二回 | 名御史旌贤风世 | 悍妒妇怙恶乖伦 | 三八九 |
| 第五十三回 | 欺绝户本妇盗财 | 逞英雄遭人捆打 | 三九七 |
| 第五十四回 | 狄生客中遇贤主 | 天爷秋里殛凶人 | 四〇四 |
| 第五十五回 | 狄员外饕餮食店 | 童奶奶怂恿庖人 | 四一一 |
| 第五十六回 | 狄员外纳妾代庖 | 薛素姐殴夫生气 | 四一九 |



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五十七回 | 孤儿将死遇恩人 | 凶老祷神逢恶报 | 四二六 |
| 第五十八回 | 多心妇属垣着耳 | 淡嘴汉圈眼游营 | 四三三 |
| 第五十九回 | 孝女于归全四德 | 悍妻逞毒害双亲 | 四四〇 |
| 第六十回  | 相妒子痛打甥妇 | 薛素姐监禁夫君 | 四四七 |
| 第六十一回 | 狄希陈飞星算命 | 邓蒲风设计诓财 | 四五四 |
| 第六十二回 | 狄希陈诳语辱身 | 张茂实信嘲殴妇 | 四六一 |
| 第六十三回 | 智姐假手报冤仇 | 如卞托鹰惩悍泼 | 四六八 |
| 第六十四回 | 薛素姐延僧忏罪 | 白姑子造孽渔财 | 四七五 |
| 第六十五回 | 狄生遭打又赔钱 | 张子报仇兼射利 | 四八二 |
| 第六十六回 | 尖嘴监打还伤臂 | 狠心赔酒又捱椎 | 四九〇 |
| 第六十七回 | 艾回子打脱主顾 | 陈少潭举荐良医 | 四九七 |
| 第六十八回 | 侯道婆伙倡邪教 | 狄监生自控妻驴 | 五〇五 |
| 第六十九回 | 招商店素姐投师 | 蒿里山希陈哭母 | 五一二 |
| 第七十回  | 狠汉贪心遭主逐 | 贤妻巧嘴脱夫灾 | 五一八 |
| 第七十一回 | 陈太监周全伙计 | 宋主事逼死商人 | 五二六 |
| 第七十二回 | 狄员外自造生坟 | 薛素姐伙游远庙 | 五三三 |
| 第七十三回 | 众妇女合群上庙 | 诸恶少结党拦桥 | 五四〇 |
| 第七十四回 | 明太守不准歪状 | 悍婆娘捏念活经 | 五四六 |
| 第七十五回 | 狄希陈奉文赴监 | 薛素姐咒骂贱行 | 五五三 |
| 第七十六回 | 狄希陈两头娶大 | 薛素姐独股吞财 | 五六一 |
| 第七十七回 | 馋小厮争嘴唆人 | 风老婆撒极上吊 | 五六九 |
| 第七十八回 | 陆好善害怕赔钱 | 宁承古诈财捱打 | 五七六 |
| 第七十九回 | 希陈误认武陵源 | 寄姐大闹葡萄架 | 五八四 |
| 第八十回  | 童寄姐报冤前世 | 小珍珠偿命今生 | 五九一 |
| 第八十一回 | 两公差愤抱不平 | 狄希陈代投诉状 | 五九九 |
| 第八十二回 | 童寄姐丧婢经官 | 刘振白失银走妾 | 六〇六 |
| 第八十三回 | 费三千援纳中书 | 降一级调出外用 | 六一四 |
| 第八十四回 | 童奶奶指授方略 | 骆舅舅举荐幕宾 | 六二一 |
| 第八十五回 | 狄经历脱身赴任 | 薛素姐被嫌留家 | 六二九 |
| 第八十六回 | 吕厨子回家学舌 | 薛素姐沿路赶船 | 六三六 |
| 第八十七回 | 童寄姐撒泼投河 | 权奶奶争风吃醋 | 六四三 |
| 第八十八回 | 薛素姐送回明水 | 吕厨子配死高邮 | 六五一 |
| 第八十九回 | 薛素姐谤夫造反 | 顾大嫂代众降魔 | 六五九 |
| 第九十回  | 善女人死后登仙 | 纯孝子病中得药 | 六六六 |
| 第九十一回 | 狄经司受制嬖妾 | 吴推府考察属官 | 六七三 |



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九十二回 | 义徒从厚待师母 | 逆妇假手杀亲儿 | 六八一 |
| 第九十三回 | 晁孝子两口焚修 | 峰山神三番显圣 | 六八八 |
| 第九十四回 | 薛素姐万里亲征 | 狄希陈一惊致病 | 六九五 |
| 第九十五回 | 素姐泄数年积恨 | 希陈挨六百沉椎 | 七〇三 |
| 第九十六回 | 两道婆骗去人财 | 众衙役夺回官物 | 七一一 |
| 第九十七回 | 狄经历惹火烧身 | 周相公醍醐灌顶 | 七一八 |
| 第九十八回 | 周相公劝人为善 | 薛素姐假意乞怜 | 七二五 |
| 第九十九回 | 郭将军奉旨赐环 | 狄经历回家致仕 | 七三三 |
| 第一百回  | 狄希陈难星退舍 | 薛素姐恶贯满盈 | 七四〇 |



## 第五十一回

### 程犯人釜鱼漏网 施囚妇狡兔投罗

天地寥寥阔，江湖荡荡空。乾坤广大尽包容，定盘打算，只不漏奸雄。杀人番脱底，渔色巧成凶。安排凡事听天公，要分孽镜，情法果曾同？

右调《南柯子》

再说武城县里有一人，姓程，名谟，排行第三，原是市井人氏，弟兄六个，程大、程二俱早年亡故，止剩弟兄四人。独程谟身長八尺，面大身肥，洗补网巾为业，兼做些鼠窃狗盗的营生，为人甚有义气。他那窃取人家物件，也不甚么瞒人。人有可惜他的，不与他一般见识。有怕他凶恶的，又不敢触他的凶锋。大酒块肉，遇着有钱就买，没钱就赊，赊买不来就白白的忍饥。邻舍家，倒是那大人家喜他，只是那同班辈的小户甚是憎恶。紧邻有个厨子，名唤刘恭，也有八尺身躯，不甚胖壮，一面惨白胡须。三个儿子：大的叫是刘智海，第二的是刘智江，第三的是刘智河。这个刘恭素性原是个歪人，又恃了有三个恶子，硬的妒，软的欺，富的嫉忌，贫的笑话，尖嘴薄舌，谈论人的是非，数说人的家务，造言生事，眼内无人，手段又甚是不济。人家凡经他做过一遭的，以后再叫别的厨子，别人也不敢去。他就说人抢他的主顾，领了儿子，截打一个臭死。最可恶的，与人家做活，上完了菜，他必定要到席上同了宾客上坐。一个蔡逢春中了举，请众乡宦举人吃酒。他完了道数，秃了头，止戴了一顶网巾，穿了一件小褂，走到席前朝了上面拱一拱手，道：“列位请了！这菜做的何如？也还吃得么？”众客甚是惊诧。内中有一位孟乡宦，为人甚是洒落，见他这个举动，问说：“你是厨长呀？这菜做的极好。请坐吃三钟，如何？”刘恭道：“这个使的么？”孟乡宦道：“这有何伤？咱都是乡亲，怕怎么的？”他便自己拉了一把椅子，照席坐下。众人愕然。孟乡宦道：“管家，拿副钟箸儿与厨长。”他便坦然竟吃。恨的蔡举人牙顶生疼。客人散了酒席，一个帖子送到武城县，二十个大板，一面大枷枷在十字街上，足足的枷了二十个日头，从此才把他这坐席的旧规坏了。

他的儿子都是另住，他与他的老婆另在一个路东朝西的门面房内，与程谟紧紧间壁。这个老婆天生天化，与刘恭放在天平秤兑，一些也没有重轻。

两口子妄自尊大，把那一条巷里的人家，他不论大家小户，看得都是他的子孙辈。他门前路西墙根底下，扫除了一搭子净地，每日日西时分，放了一张矮桌，两根脚凳，设在上下，精精致致的两碟小菜，两碗熟菜，鲜红绿豆水饭，雪白的面饼，两双乌木箸，两口子对坐了享用。临晚，又是两碟小菜，或是肉鲊，或是鲞鱼，或是咸鸭蛋，一壶烧酒，二人对饮，日以为常。夏月的衣服，还也照常。惟是冬年的时候，他戴一顶绒帽、一顶狐狸皮帽套、一领插青布蓝布里棉道袍、一双皂靴，撞了人，趾高气扬，作揖拱手，绝无上下。所以但是晓得他的，见了他的，再没有一个不厌恶痛绝。

这程谟做些不明白的事件，他对人败坏他行止。人家不见些甚么，本等不与程谟相干，那失盗之人也不疑到程谟身上，偏他对人对众倡说，必定是程谟偷盗。程谟一时没有饭吃，要赊取些米面，不是汉子，就是老婆，只除他两口子不见就罢，教他看见，他必定要千方百计破了开去。一日，一个粦米豆的过来，程谟叫住，与他讲定了价钱，说过次日取钱。那粦粮的人已是应允，程谟往里面取升。这刘恭的老婆对了那粦粮的人把嘴扭两扭，把眼挤一挤，悄悄说：“他惯赊人的东西，不肯还人的钱价，要得紧了，还要打人。”程谟取出升来，那粦米豆的人变了卦，挑了担子一溜风走了。程谟晓得是他破去，已是怀恨在心。过了半日，又有一个卖面的过来，程谟叫住，又与他讲过要赊。那卖面的满口应承。程谟进房取秤，又喜刘恭两口子都又不在跟前，满望赊成了面，要烙饼充饥。谁知那刘恭好好在屋里坐着，听见程谟赊面，走出门前，正在那里指手画脚的破败，程谟取秤出来，撞了个满面。卖面的挑了担就走，程谟叫他转来，他说：“小本生意，自来不赊。”头也不回的去。

程谟向刘恭说道：“你这两个老畜生也可恶之极！我合你往日无仇，今世无冤，我合你是隔着一堵墙的紧邻，我没生意，一日不得饭吃，你升合不肯借我也自罢了，我向人赊升米吃，你老婆破了。我等了半日，再向人赊斤面吃，你这贼老忘八羔子又破了我的！”

看官听说，你想这刘恭两个雌雄大虫，岂是叫人数落、受人骂老忘八羔子的人？遂说：“没廉耻的强贼！有本事的吃饭，为甚么要赊人的东西，又不还人的钱价？叫人上门上户的嚷叫，搅扰我紧邻没有体面！是我明白叫他不赊与你，你敢咬了我的鸡巴！我还要撵了你去，不许你在我左边居住哩！”程谟不忿，捏起盆大的拳头照着刘恭带眼睛鼻子只一拳，谁知这刘恭甚不禁打，把个鼻子打偏在一边，一只眼睛珠打出吊在地上，鲜血迸流。刘恭的老婆上前救护，被程谟在膀子上一脚，踢的跌了够一丈多远，睡在地上哼哼。程谟把刘恭像拖狗的一般拉到路西墙根底下，拾起一块棒椎样的瓮边，劈头乱打，打得脑盖五花迸裂、骨髓横流。众街坊一来惧程谟的凶势，

实是喜欢这两个歪人一个打死、一个偿命，清静了这条街道。

程谟见刘恭死停当了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列位高邻，我程谟偿了刘恭的命，刘恭被我送了命，一霎时替列位除了这两害，何如？”众人说道：“你既一时性气做了这事，你放心打官司。你的盘缠、我程嫂子的过活，你都别管，都在俺街里身上。”程谟趴倒地，替众人磕了顿头，佯长跟了地方总甲去了。众人感他除了这刘恭的大害，审录解审，每次都是街里上与他攒钱使用。还有常送东西与他监里吃的。他的媳妇子虽是丑陋，却不曾嫁人，亦不曾养汉，与人家看磨做活，受穷苦过。程谟驳了三招，问了死罪，坐在监中，成了监霸，倒比做光棍的时候好过。

一年，巡按按临东昌，武城县将监内重犯佷了长解，押往东昌审录。别个囚犯的长解偏偏都好，只有这程谟的长解叫是张云、一个赵禄，在路上把这程谟千方百计的凌辱，一日五六顿吃饭，遇酒就饮，遇肉就吃，都叫程谟认钱。晚间宿下，把程谟绳缠锁绑，脚练手扭，不肯放松。程谟说道：“我又不是反贼强盗，不过是打杀了人，问了抵偿，我待逃走不成？你一路吃酒吃肉，雇头口，认宿钱，我绝不吝惜，你二位还待如何？只这般凌虐？我程谟遇文王施礼乐，遇桀纣动干戈，你休要赶尽杀绝了！”张云、赵禄说道：“俺就将你赶尽杀绝，你敢怎么样？”程谟说道：“谁敢怎么样的？只是合二位没有仇，为甚么二位合我做对的紧？”张云对赵禄道：“且别与他说，等审了录回来，路上合他算帐。‘鼻涕往上流’，倒发落起咱来了！”到了东昌，按院挂了牌，定了日子审录。张云、赵禄把程谟带到察院前伺候。程谟当着众人就要脱了裤子屙屎。众人说：“好不省事！这是甚么所在？你就这里屙屎！叫人怎么存站？”程谟说：“你看爷们，我没的不是个人么？这二位公差，他不依我往背净处解手，我可怎么样的？”别的解子们都说张云、赵禄的不是：“这是人命的犯人，你没的不叫他屙屎？这叫他屙在这里，甚么道理？”张云见众人不然，同了赵禄押了程谟到一个空阔所在解手。程谟看得旁边没有别人，止有二人在侧，央张云解了裤，墩下屙完了屎，又央张云与他结裤带，他将长枷梢望着张云鼻梁上尽力一砍，砍深二寸，鲜血上流，昏倒在地。赵禄上前扯他的铁锁，程谟就势赶上，将手扭在赵禄太阳穴上一捣，捣上了个碗大的窟窿，晕倒在地。程谟在牌坊石坐上将扭磕开，褪出手来，将脚上的铁镣拧成两截，提起扭来望着张云、赵禄头上每人狠力一下，脑髓流了一地，魂也没还一还，竟洒手佯长往酆都去了。程谟手里拿着磕下来的手扭做了兵器，又把那断了的脚镣开了出来，放开脚奔跑出城。有人见两个公差打死在地，一片长板丢弃在旁，报知了武城知县。差人察验，知是走了程谟，四下差人跟捉，那有程谟的踪影？只得禀知了按院，勒了严限拿人，番役都上了比较，搜捕的万分严紧。

有人说程谟的那个老婆在刑房书手张瑞凤家管碾子，只怕他知情也未见得。三四个公人寻到那里。其实张瑞凤家把程谟的老婆叫将出来，众人见了这个蓝缕丑鬼的模样，自然罢了。谁知合该有事，天意巧于弄人。张瑞凤家抵死赖说没有程谟的老婆在家。这些差人越发疑心起来。又兼这张瑞凤衙门里起他的绰号叫是“臭虫”，人人都恼他的。众人齐声说道：“这是奉上司明文，怕他做甚？到他里面翻去！”倒不曾搜着程谟的老婆，不端不正刚刚撞见一个三十以下的妇人，恰原来是那一年女监里烧杀的小珍哥。众人看见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说：“这不是晁源的小老婆小珍哥是谁？没的咱见鬼了！”小珍哥一头钻进屋去，甚么是肯出来。众人围住了房门说道：“刚才进去的那位嫂子，俺好面善，请出来俺见一见。”张瑞凤的老婆在帘子里面说道：“这是俺家的二房，临清娶的，谁家的少女嫩妇许你这些汉子看？你拿程谟，没的叫你看人家老婆来么？”众人道：“这说话的是张嫂子呀？俺刚才见的那妇人，是监里晁监生的娘子，众人都认的是真。你叫他出来，俺再仔细认认，要果然不是他，等张师傅来家，俺众人替他磕头陪礼。他要再不饶，俺凭他禀了大爷，俺情愿甘罪。你必欲不叫他出来，俺别的这里守着，俺着一个去禀了大爷来要他。”张瑞凤娘子道：“小珍哥托生了这八九年哩，如今又从新钻出他来了？你列位好没要紧！你不过说当家的没在家，得空子看人家老婆呀！”众人说：“这意思不好！私下干不的！俺这里守着，着一个禀大爷去。”

果然着了一个姓于名桂的番役，跑到县里禀说：“小的们打听得程谟的老婆在刑房书办张寿山家支使，小的们扑到那里，张书办没在家。他家回说：程谟的老婆没在他家。小的们竟到他里边翻去，没翻见程谟，只见一个媳妇子，通似那一年监里烧杀的施氏。小的们待认他认，他钻在房里，必不肯出来。张书办媳妇子发话，说小的们因他汉子不在家，乘空子看他老婆哩。”县公问说：“这施氏是怎么的？”于桂禀说：“这施氏是个娼妇，名叫小珍哥，从良嫁了晁乡宦的公子晁监生。诬枉他嫡妻与僧道有奸，逼的嫡妻吊死了，问成绞罪。九年前女监里失火，说是烧死了，如今撞见了这妇人通是他。小的们一个错认罢了，没的小的们四五个人都眼离了不成？”县公问说：“那时烧死了有尸没有？”于桂说：“有尸。”县公说：“尸放了几日才领出去？只怕尸领得早，到外边又活了。”于桂道：“若是那个尸，没有活的理，烧得通成灰了。”县官问：“尸后来怎么下落了？”于桂说：“晁乡宦家领出去埋了。”县官说：“晁乡宦家见烧得这等，也不认得了。叫张寿山来！”同房说：“他今日不曾来。”县官拔了两枝签，差了两名快手，从院里娼妇家寻得他来。快手也只说县官叫他，不曾说因此事。张瑞凤来到，县官问说：“晁监生的妾小珍哥说是烧死了，如何见在你家？”张瑞

风神色俱变，语言恍惚，左看右看，回说：“小珍哥烧杀了九年多了，没的鬼在小的家里？”县官说：“奴才！你莫强辩！”差了于桂，叫拿了他来。叫张寿山跪在一傍伺候。待不多一会，将珍哥拿到。

县官问说：“这果然是小珍哥么？”小珍哥不答应，只管看张寿山。张寿山说：“这是小的临清娶的妾，姓李，怎是小珍哥？这人模样相似的也多，就果真是小珍哥，这又过了九年，没的还没改了模样？就认得这们真？”于桂等众人说道：“就只老相了些，模样一些也没改。”县官教拿夹棍夹起。珍哥说：“你夹我怎么呀？我说就是了。那年烧杀的不是我，是另一个老婆。我趁着失火，我就出去了。”县官说：“你怎么样就得出去？”珍哥指着张瑞风道：“你只问他就是了。”这县官是个有见识的，只在珍哥口里取了口辞，岂不真切？果被他哄了。叫上张瑞风审问，他支吾不说，套上夹棍，招称：“九年前一个季典史，叫是季逢春，每日下监，见珍哥标致，叫出他一个门馆先生沈相公到监里与小珍哥宿歇，又叫出一个家人媳妇到监伏事。一日，女监里失了火，那家人媳妇烧杀了，小珍哥趁着救火人乱，季典史就乘空把他转出去了。那烧杀的家人媳妇就顶了小珍哥的尸首，尸亲领出去埋了。后来季典史没了官回家，小珍哥不肯同去，留下小的家里。这是实情。”小珍哥绰了张瑞风的口气，跟了回话，再不倒口。县官据了口辞，申了合干上司，行文到季典史原籍陕西宝鸡县提取季典史并沈相公、烧死媳妇子的本夫。

这季典史家事极贫，年也甚老。那有甚么沈相公、家人娘子的夫主？本处官府追求不出，只得将季典史解到山东。季典史极力辩洗，经了多少回官，后经了一个本府军厅同知，才问出真情，方与这季典史申了冤枉。审得张瑞风自从珍哥进监，他倚恃刑房书办，垂涎珍哥姿色，便要谋奸。只因晁源见在，一惧晁源势力，不敢下手；一因晁源馈送甚厚，不好负心。后晁源已死，又因晁源家人晁住时常进监与珍哥奸宿，张瑞风将晁住挟制殴打，将珍哥上桤凌虐，珍哥随与张瑞风通奸情厚。珍哥在监内，晁源在日，原有两个丫头并晁住媳妇在监服事。晁源死了，晁源母晁宜人将丫头媳妇俱叫出监去。张瑞风随买了一个算卦的程捉鳖老婆在内与珍哥支使，买通了监里的禁子刘思长、吴季、何鲸，哄的程捉鳖老婆吃醉了酒，睡熟在珍哥炕上，放起火来，将程捉鳖老婆烧死在内。珍哥戴了帽子，穿了坐马，着了快鞋，张瑞风合三个禁子做了一路，羽翼了珍哥，趁着救火走出，藏在张瑞风家内。张瑞风要瞒人耳目，故意往临清走了一遭，只说娶了一个妾。报了珍哥烧死，尸亲领出葬埋。天网不疏，致被捉获。

申明了上司。季典史完得官司，因年老辛苦，又缺盘费，又少人服事，衣食不敷，得病身死。还亏了几个旧时衙役攒了几两银子与他盛殓，送了他

棺木还乡。张瑞凤问了斩罪，三个禁子都问了徒罪，程捉鳖坐了知情，也问了绞罪，由县解府，由府解道。张瑞凤合珍哥各人六十板，程捉鳖合三个禁子每人四十板。过了两日，张瑞凤棒血攻心死了。又过了一日，程捉鳖也死了。那日珍哥打得止剩了一口气，万无生理，谁知他过了一月，复旧如初。

晁夫人闻知此事，不胜骇异，也绝没人去管他。有人叫晁夫人把程捉鳖的老婆掘了出来。晁夫人道：“人家多有舍义冢舍棺木的，既是埋了，况又不在自己地内，掘他怎么？”

珍哥这事传了开去，做了山东的一件奇闻。珍哥此番入监，晁家断了供给，张瑞凤又被打死，只得仰给囚粮，苟延残命，衣服蓝缕，形容枯槁。谁知这八百两银子聘的美人狼籍得也只会寻常囚犯一般！第二年，按院按监本县，报了文册，临期送审。珍哥身边一文也无，又没有了往时的姿色可以动人怜爱，这路上的饭食、头口何以支持？审录必定要打，打了如何将养？把一个生龙活虎倚了家主欺凌嫡室的心性也消磨得尽净。无计可施，只得央了一个禁子走到晁家门上，寻见了晁凤，叫他转央晁夫人看晁源的情分，着个人照管审录。晁夫人道：“我也只说这块臭肉，天老爷已是消灭了，谁想过了这们几年，从新又钻出来臭这世界！我不往家里揽这堆臭屎！我已是给他出过殡埋过他了，他又出世待怎么！谁去照管他！晁凤，你要房钱去，凑二两银子你送给他，叫他拿着来回盘缠。你再回他：‘这往后也过不出好日子来了，还活着指望甚么呢？趁着有奶奶，只怕还有人收裹你。若再没了奶奶，谁还认的你哩？’”

晁凤问住房子的人家要了二两银，到了监里，见了珍哥，穿着一半新不旧的蓝布裤，白布膝裤子，像地皮似的，两根泥条裹脚，青布鞋，上穿着一领蓝补丁小布衫，黄瘦的脸，蓬着头，见了晁凤，哭的不知怎么样的，说：“我待怎么，可也看死的你大爷分上！奶奶就下的这们狠，通也就不理我一理儿！”晁凤说：“你别怪奶奶，你干出甚么好事替奶奶挂牌扁哩，指望奶奶理你？那年烧杀的说是你，奶奶买的杉木合的材，买的坟地，请了僧人念的经，二叔还持服领斋。谁想便宜了别人！后来又钻出这们等的！这是二两银子，奶奶叫送与你来回盘缠。奶奶说：往后的日子也没有甚么好过的了，叫你自己想哩。”珍哥接了银子只是哭，又问：“晁住这贼忘恩负义的强人在那里哩？”晁凤说：“管坟上庄子的不是他么？吃的像个肥贼是的！”珍哥哭着骂道：“我待不见那忘八羔子哩！事到其间，我也不昧阴了。你大爷在日，我就合他好。如今就一点情分儿也没了，影儿也不来傍傍，怕牢瘟染上他呀？”

晁凤道：“你可别怪他。从那一年惹了祸出来，奶奶说过，他再到这监里来，奶奶待拧折他腿哩！”珍哥说：“他就这们听奶奶说？奶奶就每日的

跟着他哩？你替我上覆奶奶：你说我只没的甚么补报奶奶，明日不发解，后日准起解呀！要是审录打不杀回来，这天渐渐的冷上来了，是百的望奶奶扎刮扎刮我的衣裳，好歹只看着你大爷分上罢！”晁凤长吁口气道：“我说可只是你也看看大爷的分上才好哩！”珍哥说：“我怎么不看大爷的分上？”晁凤说：“你坐监坐牢的已是不看分上了，又在监里养汉，又弄出这们事来！你亲口说养着晁住哩！这是你看分上呀？”珍哥道：“这倒无伤。谁家娶娼的有不养汉的来？”

晁凤到家回了前后的话。果然次日武城县将监内重囚逐名解出。小珍哥有了这二两银子，再搭上这随身的宝货，轻省到了东昌，伺候按院审录。长解与他算计，把查盘推官的皂隶都使了银子，批打时，好叫他用情。不料按院审到珍哥跟前，二目暴睁，双眉直竖，把几根黄须扎煞起来，用惊堂木在案上拍了两下，怪声叫道：“怎么天下有这等尤物！还要留他！”拔下八枝签，拿到丹墀下面，鸳鸯大板共是四十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汪洋，只剩一口微气。原差背了出来，与他贴了膏药，雇了人夫，使门板抬了他回去。离县还有五里，珍哥恶血攻心，发昏致命，顷刻身亡。差人禀了县官，差捕衙相验明白，取了无碍回文，准令尸亲领葬。晁夫人闻知，差了晁凤、晁书依还抬到真空寺里，仍借了僧房，与他做衣裳，合棺木，念经发送，埋在程捉鳖老婆身傍。

却说珍哥自从晁源买到家中，前后里外整整作业了一十四年，方才这块臭痞割得干净。可见为人切忌不可娶那娼妇，不止丧了家私，还要污了名节，遗害无穷！晁源只知道挺了脚不管去了，还亏不尽送在这等一个严密所在，还作的那业，无所不为，若不是天公收捕了他去，还不知作出甚么稀奇古怪事来！真正：

丑是家中宝，俊的惹烦恼；

再要娶娼根，必定做八老！

这晁源与珍哥的公案至此方休，后面再无别说。



## 第五十二回

### 名御史旌贤风世 悍妒妇怙恶乖伦

芝草何尝有种？甘泉从古无源。

灵秀偏生白屋，凶顽多出朱轩。

名曰妇姑夫妇，实为寇敌仇冤。

请看薛家素姐，再观张氏双媛。

再说狄希陈自从与孙兰姬相会之后，将丢吊之相思从新拾起。若是少年夫妇，琴瑟调和，女貌郎才，如鱼得水，那孙兰姬就镇日矗在面前，也未免日疏日远。争奈那薛素姐虽有观音之貌，一团罗刹之心。狄希陈虽有丈夫之名，时怀鬼见阎王之惧，遇着孙兰姬这等一个窈窕佳人，留连爱惜，怎怪得他不挂肚牵肠？将他送的那双眠鞋，叫裁缝做了一个小白绫面月白绢里包袱，将鞋包了，每日或放在袖内，或藏在腰间，但遇闲暇之时，无人之所，就拿出来，再三把玩，必定就要短叹长吁，再略紧紧，就要腮边落泪。那孙兰姬送的汗巾合那挑牙，狄希陈每日袖着。一日，素姐看见，说道：“你这是谁的汗巾？拿来我看！”狄希陈连忙把汗巾藏放袖内，说道：“脱不了是我每日使的个旧汗巾，你看他则甚？”素姐说：“怎么？我看你一块子去了么？我只是要看！”狄希陈没可奈何，只得从袖中取将出来。

素姐接到手内，把汗巾展开，将那金挑牙也拿在手内看了一看，说道：“你实说，这是谁的？你要拿瞎话支吾，我搅乱的你狄家九祖不得升天！我情知合你活不成！”狄希陈唬的那脸蜡滓似的焦黄，战战的打牙巴骨，回不上话来。素姐见他这等腔巴骨子，动了疑心，越发逼拷。狄希陈回说：“我的汗巾放在娘的屋里，娘把我的不见了，这是咱娘的汗巾，赔了我的，你查考待怎么？”素姐说：“你多咎不见汗巾？多咎赔你的？我怎么就不知道？你怎么就不合我说？你这瞎话哄我！”把那汗巾卷了一卷，就待往火炉里丢。狄希陈说道：“这是娘的汗巾子，等寻着了你的，还要换回去哩，你别要烧了！”向素姐手内去夺。素姐伸出那尖刀兽爪，在狄希陈脖子上挝了三道二分深五寸长的血口，鲜血淋漓。狄希陈忍了疼，幸得把那汗巾夺到手内。素姐将狄希陈扭肩膀、拧大腿、掏胳膊、打嘴巴，七十二般非刑，般般演试，拷逼得狄希陈叫菩萨、叫亲娘。哄动了老狄婆子，听得甚详，知得甚切，料透了其中情节，外边叫道：“小陈哥，你拿我的汗巾子来！我叫你不见了汗巾子，拿了你的去，叫人胡说白道的！”素姐屋里说道：“好！该替他承认！我没见娘母子的汗巾送给儿做表记！”狄婆子道：“你休要撒骚放屁的寻我第二顿鞭子！”狄婆子发起狠来。这素姐虽是口里还强，说到那鞭子的跟前，追想那遭的滋味，也未免软了一半。这狄希陈亏不尽母亲出了一股救兵，不致陷在柳州城里。

谁知狄希陈脱了天雷，又遭霹雳。老狄婆子悄悄的背后审问他的真情。他只伸着头，甚么是答应。气的老狄婆子说道：“这们皮贼是的，怎么怪的媳妇子打！”狠的把手在狄希陈脸上指了两指，说道：“这要是你爹这们‘乜谢地宁头’，我也要打！”狄希陈站了会子，始终没说，去了。素姐在

屋里家反宅乱的鬼吵。狄希陈又要收拾上京坐监，置办衣裳，整顿行李。狄员外不放心教他自去，要自己同他上京。选下了日子，要同狄希陈往关帝君庙许一愿心，望路上往回保护。狄员外起来梳洗已毕，去唤，狄希陈还正在南柯做梦，听见父亲唤他，想起要到庙中许愿，匆匆起来，连忙穿衣梳洗，跟了父亲同往关庙，许了愿心。忽然想起孙兰姬的眠鞋，因起来忙迫，遗在床里边褥子底下，不曾带在身边，恐怕被素姐简搜得着，这与那汗巾又不相同，无可推托，其祸不小。面上失了颜色，身上吊了魂灵，两步趑成一步，撇了父亲，一头奔到房内。谁知素姐到还不曾搜得，正在那里洗脸。

狄希陈止该相机而行，待时而动，等他或是回头，或是转背，有多少的东西弄不到腰里？谁知那心慌胆怯了的人另是一个张智。人都不晓得这个诀窍，只说那番子手惯会拿贼，却不知那番子手拿贼的声名久闻于外，那贼一见了，自己先失魂丧智，举止踉跄，这有甚么难认？那狄希陈心里先有了这件亏心的事，日夜怀着鬼胎，惟恐素姐得了真赃，祸机不测。他就合那“失了元宝在冯商客店里”的一般，没魂失措，也不管素姐见与不见，跑进房来，走到床上，从床里褥子底下见了那个白绫小包依旧还在，就如得了命的一般，也不管素姐停住了洗脸，呆呆的站住了看他，他却将那包儿填在裤裆里面，夺门而出。素姐拦住房门，举起右手，望着狄希陈左边腮颊尽力一掌，打了呼饼似的一个焮紫带青的伤痕，又将左手在狄希陈脖子上一叉，把狄希陈仰面朝天，叉了个“东床坦腹”，口里还说：“你是甚么？你敢不与我看！我敢这一会子立劈了你！”狄希陈还待支吾，素姐跑到跟前，从腰间抽开他的裤子，掏出那个包来。素姐手里捏了两捏，说道：“古怪！这软骨衣的是甚么东西？”旋即解将开来，却是一件物事。有首《西江月》单道这件东西：

绛色红绸作面，里加白段为帮。绒毡裁底软如棉，锁口翠蓝丝线。猛看莲弯窄短，细观笋末尖纤。嫦娥换着晚登坛，阁在吴刚肩上。

素姐紫涨了面皮，睁圆了怪眼，称说：“怪道你撞见了番子手似的！原来又把你娘的睡鞋拿得来了！这要你娘知道，说甚么？不合那汗巾子似的，又说是他的！小玉兰，你把这鞋拿给他的娘看去，你说：‘你多咎不见了他的鞋，又赔了他这鞋了？’你要不这们说，我打歪你那嘴！”小玉兰道：“我这们说，奶奶打我可哩。”素姐叫唤着说道：“他为甚么就打你？他使了几个钱买的你，他打你！”小玉兰说：“姑娘哄我哩，我奶奶没打姑娘呀？”素姐自己拿着那鞋，挠着头，叉着裤，走到狄婆子门口，把鞋往屋里一撩，口里说道：“这又是你赔他的鞋！这不是？你看！一定是合汗巾子一日赔的！”狄婆子叫丫头拾起来，接在手里，仔细看了看，说道：“这不知

是那个养汉老婆的鞋，你叫他休胡说！”素姐道：“汗巾子说是你的，鞋又是养汉老婆的了！一件虚，百件虚；一件实，百件实！是养汉老婆的，都是养汉老婆的；是你的，都是你的！这鞋又不认了？”

素姐这高声发落，虽是隔着一个院落，狄婆子句句听得甚真。他又口里骂着婆婆，比较那狄希陈，就像禁子临晚点贼的一般，逼拷的鬼哭狼号。狄婆子听见，疼的那柔肠像刀搅一样，说道：“小陈哥，他没了的捆着你哩？你夺门跑不出来么？”狄希陈说：“娘来看看不的么？我怎么跑呀？”狄员外道：“你看他看去，把个孩子怎么样处制着哩。有这们混帐孩子！死心蹋地的受他折堕哩！”老狄婆子悄悄说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：我也就数是天下第一第二的老婆了，天下没有该我怕的。我只见了，他，口里妆做好汉，强着说话，这身上不由的寒毛支煞，心里怯怯的。”正说着，又听见狄希陈怪叫唤说：“娘！你不快来救我么？”老狄婆子只得走进房去，只见一根桃红鸾带，一头拴着床脚，一头拴着狄希陈的腿；素姐拿着两个纳鞋底的大针，望着狄希陈审问一会，使针扎刺一会，叫他招称。

狄婆子见了，望着狄希陈脸上使唾沫啐了一口，说道：“呸！见世报忘八羔子！做了强盗么？受人这们逼拷！嫖来！是养汉老婆的鞋！汉子嫖老婆犯法么？”一边拿过桌上的剪子，把那根鸾带拦腰剪断，往外推着狄希陈说道：“没帐！咱还有几顷地哩，我卖两顷你嫖，问不出这针踪的罪来！”素姐指着狄希陈道：“你只敢出去！你要挪一步儿，我改了姓薛，不是薛振桶下来的闺女！”狄希陈站着，甚么是敢动！气的狄婆子挣挣的，掐着脖子，往外只一揉。素姐还连声说道：“你敢去！你敢去，你就再不消进来！”狄希陈虽被他娘推在房门之外，靠了门框，就如使了定身法的一般，敢移一步么？狄婆子拉着他的手说道：“你去！由他！破着我的老命合他对了！活到一百待杀肉吃哩！”这狄希陈走一步，回一回头，恋恋不舍，甚么是肯与他娘争点气儿。

素姐见狄希陈教他娘拉的了，也不免的“张天师忘了咒——符也不灵了”，骂道：“这样有老子生没老子管的东西，我待不见哩！一个孩子，任着他养女吊妇的，弄的那鬼，说那踢天弄井待怎么！又没瞎了眼，又没聋着耳朵，凭着他，不管一管儿。别人看拉不上，管管儿，还说不是！要是那会做大的们的，还该说：‘这儿大不由爷的种子，亏不尽得了这媳妇子的济。这要不是他，谁是管得他的？’说这们句公道话，人也甘心。是不是护在头里，生生的拿着养汉老婆的汗巾子，我查考查考，认了说是他的，连个养汉老婆也就情愿认在自家身上哩！这要不是双小鞋，他要只穿的下大拇指头去，他待不说是他的哩么？儿干的这歪营生，都揽在身上。到明日，闺女屋里拿出孤老来，待不也说是自家哩？‘槽头买马看母子’，这们娘母子也生